

重登罗汉岩

朝 颜



暗的若干遗址分布于各处,如今的罗汉岩以赣闽边界风景胜地著称。当地人曾因陈霸先的故事将这座山命名为“陈石山”,后来又因传一位得道僧人到此筑舍,掘地得十八尊石罗汉而改名“罗汉岩”。

我在一个春日重新登上了罗汉岩,眼前的这座山是波澜不惊的。除了游步道和游客服务设施发生了一些变化外,山间原始天然的部分都还在。这是我最近最欣喜的,因为罗汉岩之美本在于一切奇观皆天然生成。当我们以平和之心走进罗汉岩,才能体会宋代大学士苏东坡偶游此山时的赞美:“古来绵江八大景,名扬四海传九州。最是陈石山水色,观后胸中黄山无。”当我们以平和之心走进罗汉岩,才能细细品味那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所题诗句之意味。

甫入山门,不远处的蜡烛峰还是一副遗世独立的样子,高高地兀立于山巅。峰顶上的那棵枫树愈发壮硕了,如果是在秋天,变红的枫叶迎风摇曳,整座石山就像一支熊熊燃烧的蜡烛。人们为山石取得此名,真是形象。山峰上,刻着明代文学家邹元标所题的对联绝句:“蜡烛峰,峰上生枫,峰筑巢,风吹枫叶闭峰门。”瑞金曾发起过一场征联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楹联家前来应征,可惜只勉强评出优胜作品,珠联璧合完全匹配的上联至今没有出现。

从两山之间的夹缝走进山谷,清凉的春风拂面而来,有众鸟在耳边兴奋和鸣。山路迂回曲折,时而上坡,时而下坡,时而是木栈道,时而是石子路,意趣盎然。突然眼前一片开阔,弦月湖优雅地卧在两山之间。湖不算太大,形似一弯月,水面涟漪轻轻泛起之时,极尽柔美之态。湖水清冽,倒映着四面的山峰和树木,我一探头,湖水便

映出我的面容,颇似一面天然的大镜子。站在弦月湖边的观景台上,可以看见湖对岸的小寨山体,恰似一只趴着的大龟,一旁高高耸立的蜡烛峰则像乌龟刚刚探出的头。两山融为一体,仿佛一只神奇的乌龟正从水中缓缓爬上山峦。人们将此景观命名为“神龟出水”,委实贴切。

如果脚力足够好,可以从弦月湖边攀爬两百多级陡直的石阶,登上凌云寺。海云寺是这座名山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宋代中期,历经二次迁建。在山脚下仰望,隐约可见红的墙,闪亮的琉璃瓦,在茂密的丛林掩映下,红绿两色交相辉映。山上一年四季云雾缭绕,古道如盘龙,石阶似飘带,在云雾中时隐时现,人行其中,飘然若仙,颇有“出凡尘喧嚣之外”的意味。

一个天然岩洞,成为人们流连的地方。岩洞巨大,能容纳千人。站在锁云桥上仰视洞顶,不能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块岩石在空中悬着,千百年不曾坠落,也不曾移位变形,与岩壁上题写的“天造奇观”四个大字互为佐证。走进罗汉岩的人,累了可以在这里歇歇脚,饿了可以坐下来吃点干粮,孩子们也可以在这里撒欢嬉戏。石洞的岩壁上,常年有清溪流淌而下,有人在泉下接了一管竹筒,渴了就可以掬一捧泉水喝。

当我们坐在岩洞里,让山风尽情吹去身上的湿热之气时,最喜欢抬起头来,观赏从山崖上跌落的两道瀑布。一道瀑布形似马尾,生猛地倾泻而下,坠入深潭,人们称之为“马尾水”;另一道瀑布则像被米筛筛过一样,飘飘洒洒在空中变幻出各种姿态,然后才轻轻柔柔地洒落在岩石上,人们称之为“米筛水”。两道瀑布一刚一柔,长相厮守,难免让人生发联想,遂

将它们合称为“情侣瀑布”。

很多不爱登山的人,就止步于岩洞,尽情赏玩山光水色,然后打道回府。而我不愿就此偃旗息鼓,稍事歇息便沿着石头上开出的道路,继续向上攀登。

体验罗汉岩自然天成的魅力,一线天不能不走一遭。仿佛有一股神奇之力将一块巨石一劈为二,中间只留下窄窄的一条缝隙,成为高达三百多米的天险。站在一线天的窄缝里,所能触摸到的只有两侧的岩壁。它们削直、坚硬、潮湿,生长着喜阴的苔藓。人能穿过的小径依然是陡的,忽上忽下,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这时候,人全无施展的空间。好不容易到达顶端,突然来个垂直下坡,望着下方深渊般的细缝,有恐高症的人难免四肢发软、发抖。我曾陪同过数位文友攀登一线天,打退堂鼓的不在少数。过一线天,最要紧的是胆大心细,两手牢牢地抓住铁链,实在陡直的地方,背过身来倒着走,一步一步探到底,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

上得山顶,见山涧清泉淙淙潺潺,原来这就是岩洞里看见的飞瀑源头。就是这一股天然的清泉,飞过山崖,飞向深潭,流经陈石水库,先是为发电之用,然后汇入壬田河,滋养着壬田镇数万民众。镇上多有头脑活络之人,他们在这里种莲、种果、养鸭、开农庄、办泳池,将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值得一提的是,圩镇上出产一种风味独特的焙豆腐,用竹炭火慢慢烘出来,外焦里嫩,再蘸些擂钵制成的酱料,美味极了。登罗汉岩的辛劳,瞬间被美食慰藉。店家住往还备有香醇浓郁的石磨豆浆或家酿米酒,温温地灌在保温壶里。我每每带外地的亲友去品尝,纷纷赞不绝口。这也让我更加惦念那座天生的罗汉岩。

大巴车在秦岭山间疾驰,驶进一条狭长的山谷。它叫红光沟。我迟了近六十年才走到这里,见到他们留下的痕迹,一砖一墙、一字一符仿佛都在诉说着那段时光。

六十年前,红光沟还不叫红光沟。那一年,陕西凤县,大山包裹着的安河沟,来了一支队伍。他们在这片静谧荒芜的沟壑间踏勘。而后,这条狭长的沟被赋予一项特殊的使命,连带着山,山上的石、树,都有了荣光。一拨拨三线建设先行者涌入这条沟,一路风尘仆仆,迎面而遇,是望不到边际的荒芜。凤州似乎也有些赧然,于是呼唤山间的花儿使劲地开,呼唤鸟儿使劲地鸣,来迎接这群舍己忘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有的曾留洋,有的是北京、上海等地航天单位的青壮年职工和家属,有的是军工院校的毕业生……或许不久之前还在大城市生活工作,转眼就响应号召,来到这大山深处耕耘。

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建设人员驻扎在这里,日夜连轴,开山掘洞。应着“发展航天,动力先行”的口号,如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的前身基地一点一滴成形。为了尽快投入运行,最初的建设者根本顾不上修建居所,几十块土坯摞在一起,加以麦草,便成了铺。临时帐篷、简易房、茅草屋……白天忙碌,夜晚晚睡,顾不得狼嚎阵阵,亦耐然入睡。困难时期,经费紧张,为了尽量保障工程,山中生活更加艰苦。到了饭点,漫山尽是拿着黑面或玉米面馒头的专家和工人。航天动力的种子便这样随着千辛万苦的一锹一土,在山沟萌芽。这里也成了红光公社,红光沟随之成为基地所在的代名词,在许多人记忆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里是中国航天液体火箭发动机的“摇篮”。其中上下三层,面积超过六千平方米的201洞历经数年夜夜挖掘修筑而成。从起初一块淬火保护用的生铁屑都要从北京运送来,到手拉肩扛地安装、改造设备,直至调试、开始一项项试验,众多建设者把半生岁月交付给了它。那时,洞内试验用电负载特别大,为了不影响周边白天的用电,研发试验通常在晚上进行。每到夜半,洞内便响起阵阵轰鸣声。这洞如今已然静谧,但踏入其中,仿佛穿越时空隧道,那夜里试验的轰鸣声似乎还在耳畔回响。触摸这洞墙,好像尚有余温。当年墙壁上的隔音颗粒将轰鸣声尽量阻在洞内,可能也将人们的欢笑吸纳。我在这洞的一头眺望,他们好像依旧在另一头忙碌着,只听得一声惊叹:“成了!”众人欢呼的声音立即回荡起来。

当年他们写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标语,如今仍清晰可辨。这些字,不仅写在基地的墙壁上,亦刻在他们心中。被引为传奇的“厕所试验室”便是一例。当时接到研制任务的专家发现没有足够的试验场所和设施,不得不连一个河沟边的厕所也被因地制宜利用了起来。而这间临时改造出的试验室竟意外沿用了十多年,并从中飞出有“山中金凤凰”之称的姿态控制发动机。1980年5月,他们历经

情动红光沟

马 婷

无数个轰鸣声响彻的深夜研制出的发动机,推着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腾空升起。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喜讯传来时,秦岭深处这处山洞里,人们潸然泪下。过去的点点滴滴上心头,无数个与轰鸣声相伴的夜终于没有被辜负。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沟里的生活条件逐渐好转,建设也越来越完善,逐步修建了居民楼。但80年代,当地遭遇罕见洪灾,基地的生产和生活设施也受到毁坏。在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全力恢复试验和生产,誓言承担任务不变、研制经费不变、交付周期不变。1993年,他们又奉命迁至西安,新一代航天人在林立的大楼间继续无言的航天动力之路,红光沟的荣耀却并未被掩埋。近六十年前,那批从天南海北汇聚而来的人在深山中悉心雕琢,使红光沟不再是无人问津的荒山深沟。而新的时光里,它作为国家工业遗产,成为弘扬航天精神的文化园区。

大山用自己的身躯记忆着,巨石将一切铭刻。树的年轮里有他们的影子,仿佛存着他们回响的房屋还立在山脚。我在一间间屋内穿梭,看到那些老一辈航天人留下的文字,依旧在墙壁上诉说着当年的一场奔赴。“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些文字投射在墙壁上,如黄钟大吕般响彻我内心。

杂记

绿塘河流过霞山

邓宏顺

一曲高亢的唢呐飞过荷塘,飞过椰林,飞过蓝天,如一条闪光的长带,荡开浓厚的城市噪音落到我的耳边。循着这声音,穿过马路,找到了绿塘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休闲广场上的那块巨石旁边,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握着他那把包浆铜亮的唢呐鼓腮运指,吹奏着饱含人生况味的长曲。

绿塘河在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境内,发源于霞山区海头镇屋山村的后塘岭,在霞山区观海路外的一大片红树林里纳流入海。其流程和流量都不惊人,属于短浅河流。但它被有心人的湛江人打扮成了远近闻名的湿地公园。如果回到古老的地质时代,在某些日子,我脚下绿茵滴珠的绿塘河湿地公园,就还流淌着火山爆发后的高温岩浆。火海和石流经历漫长的冷却、凝固和岁月风化,以及地流的切割之后,变成了今天我脚下的绿塘河,变成了植被丰茂的湿地公园。遗留下来的粗圆火山岩,形如天外飞石,随意坐落在公园树下和道旁,被人刻下朱红文字,成了游人阅读和了解湿地公园的书页。而千万年前留在它们身上的气泡眼,则成了孩童们插花、塞石子的好玩具。

设若从空中俯瞰,你很难看到这条河流的痕迹,看到的只能是形状不同而又颜色各异的积木般色块。那是一块由荷塘、湖水、休闲亭和南方特有的亲水植物群构成的多色厚毯。这些栖水植物群,在不同季节里呈现出不同的叶色,以及各种花的美丽。即使冬季,公园里依然是花团锦簇,朱槿、黄花夹竹桃,尤其那一树树正在怒放的金黄木棉花、鲜红的羊蹄甲和青皮木棉花,几乎把春天还留在公园,留在霞山,留在港城的市景里。

绿塘河湿地公园让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紧紧地依偎着美丽的自然。一条绕园人行道,一条穿园自行车道,人们或跑步、或散步,或带儿童学车,或在道旁休闲锻炼。如蒲扇般阔大的斑斓树叶飘落到林荫道上,常被孩童们捡来扇风纳凉。伸手可及的木瓜绕着树干如群猴拥抱。而大如灯笼的成熟椰果,有时突然就从空中沉沉地掉落到了路边的草丛。魁伟的乔木、低矮的灌木、贴地的花草苔藓与河流相伴,一眼还能看到无数栖水植物。“锄月”“飞霞”“花溪”“草渡”等景点也精巧宜人。难怪这里被称为湛江八大绿园之一。

绿塘河不知流淌了多少年。我深深体会到这里的设计和施工者是如何努力追求在细节上与自然对接。河岸水岸先是保留软质,而后在改造提质中即便使用了外移而来的巨石,也是自然码砌,严格控制着钢筋水泥。与简单地硬化河床相比,软质和自然巨石的留缝码砌,为河中小动物留下了藏身和觅食的空间,也很好地保护了这里原生态湿地群落的繁衍。难怪这里成了水清、草野、花香、石幽、鸟飞、虫鸣的生态园林。

绿塘河的确不长,但河流上的数座小桥却别致得令很多长河羡慕。或老式石拱桥,或弧形水泥平桥,或木质小拱桥,或人水横卧石墩桥,或竖立石墩桥……每隔一段距离,人们都可以从这些小桥上踱过,看蒲蒲耀耀、游鱼成队、蜻蜓点水、小鸟觅食……一首萨克斯合奏曲在湿地公园的另一角响起,一个业余乐团正在夕阳余晖中的“得月楼”长廊里,围着石桌尽兴地演奏。高楼林立的霞山区,因为有了绿塘河湿地公园而多了一条市民亲近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径。

杏花时节

张 振

北京的早春,让我念起家乡——新疆伊犁的春天,也该以千万种姿态苏醒了。而对第一抹春的解读,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答案。于我而言,伊犁真正的春天来临是4月末5月初,因为那时不再清冽、寒冷。这是我体感上的答案。心里的春天,却是3月底到4月份。这个答案或许和很多人不谋而合,因为这时,那拉提大草原的顶冰花依次开了,满山坡的牧草开始返青了,村里的杨树抽枝发芽了,家家户户门前的积雪终于消融了,田间地头的土壤也愈发蓬松了……于是,人们掐着指头,算起日子来了。

是什么日子?是那三万多亩杏花开的日子。每个人都在等待,而每个人等待的东西不尽相同。牧民会等待自家马匹被一些好奇的游客骑行,妇女会等待自己做的羊毛毡子被店家或游客买走,小孩会吃着糖果等待口音各异的人们夸赞和拍照,农民会等待播种,一生的耕耘让他们晓得杏花开了,就是春天来了,就要春耕大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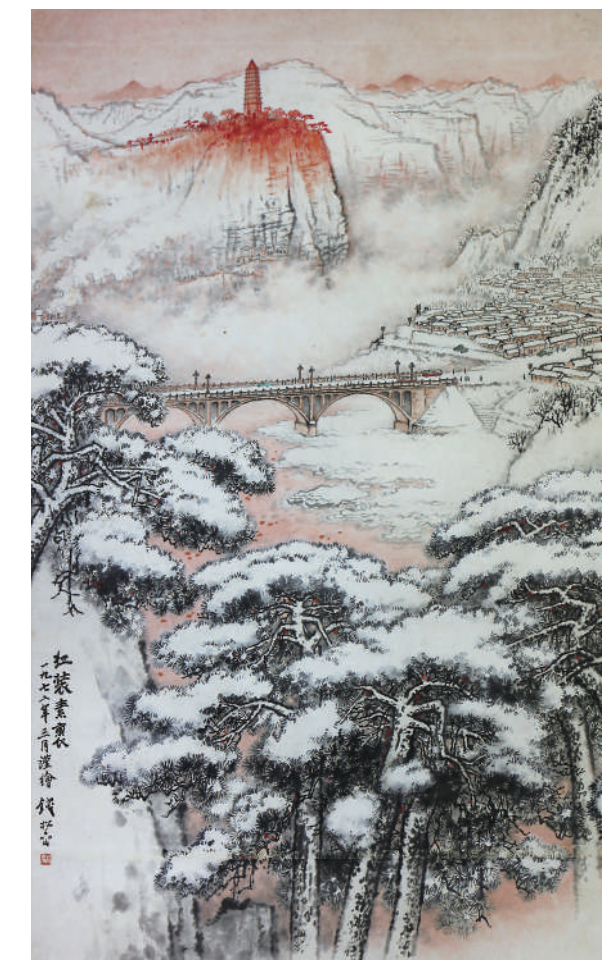
天山南北遍地都有杏花,但在我

心里,吐尔根乡的杏花沟最美。那是一片公元14世纪遗留的巨大原始野杏林,集中分布在巩乃斯河北岸,属伊犁河谷浅山地带。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一道谷接着一道谷,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受河谷环境气候影响,这里雨水充沛,而南向敞开的马蹄形谷地,更是避开西北向的山风,怀拥着东南方的大片日光,让大片野杏林能繁衍至今。也得益于如今现代化的无人机施肥、喷药,人工治理和环境保护让杏花沟更加壮观,杏花沟有了新名字,叫那拉提杏花谷。

春天正式来了。整片的杏花谷,春意如那来势汹涌的潮水般,才爬上山坡,又滑到沟谷,不过谷里掀起的是舒缓、温柔的波浪。满山坡的花草,远望一片绿。山风吹过时,冷不丁低下头,一看,又如“草色遥看近却无”般,丝毫不出远看时的那片朦胧绿,只留满山黑土。除了绿草和杏花,还有转场到早春牧场的牛羊,它们慢慢移步,悠闲吃草,给静止的山林添了不少动态美;另有山头不时冒出的星点毡房,洁白又诗意,足以证明春天的脚步确实来了。春天一来,万物就热闹了,最热闹的当数村边的农牧民、商贩,还有一批批游客。他们各自忙碌着,做饭的做饭,叫卖的叫卖,拍照的拍照,相同的是大家都乐呵呵的,满脸写着沐浴春风的快乐。此外,还有一群文艺人,歌舞演出、阿肯弹唱、阿依特斯对唱等,给这个热闹的春天,增添了另一种生动的气息。

记得杏花谷新设空中赏花项目时,恰好北京的朋友来了,我也跟风坐了一次直升机。从空中俯瞰,果真风景惊艳。整片山林坐北朝南,呈鹿角状结构,我还分明感到光的流动、光的脚步,感知到时间的变化。不同日光,衬得山体颜色不同,黄色、青色和褐色;又衬得杏花颜色不同,白色、粉色、淡红色以及深红色。变化的光线,缤纷的色彩,流动的时间,叫人感到梦幻,像喝了酒般,逐渐沉醉。

在我于巩乃斯河边出生、长大的二十多年间,我可能只是杏花谷的一个过客,未曾真正了解过它,也没有真正认识过它。然而在我毕业返乡工作的九年时间里,我真真正正成了这里发展变化的见证者。如果你已经来过或将要来这里,你会发现现代设施应有尽有。这里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巧妙融入了现代科技,比如智能电网、灯光



江苏省美术馆藏。中国画家《红装素裹》,作者钱松岩。

大地

舞美、音响设施、多功能服务中心,以及各种休闲娱乐和食宿场所。

许多人只在杏花正旺时停留,不曾见过这里其他季节的模样。而我见过这里的一年四季。春天或许正如大家所见,是唯美、斑斓,是令人惊叹的花的海洋。春天一过,杏花谷便成了另一番模样,是天然的牧场,成了青草的海洋。山风吹过,草浪掀起一层层涟漪,跟那浅海的浪花似的,叫人顿时感到放松和惬意。草浪又不同于海浪,它是有方向、有层次的,时而左右摇摆,时而前后追赶,还因着山坡的起伏,孩子似的,在山头、沟谷间你追我赶的,乐此不疲。恰好此时,牛群出现了,羊群出现了,甚至一些骏马也跟着出现了,它们随着草浪,从夏天走到了秋天。

秋天的杏花谷是隆重的,有仪式感的,是关于希望与收获的。满山坡的草场,成了一片黄色的海洋,描绘起

了秋收的颜色。秋天一到,这些牧草变得安静了,不再同夏天一样追赶,而是把最热闹、最快乐的心情,全部给了大地上的农牧民。大地看着人们割草、捆草、堆草垛,感慨着岁月变迁。以前总担心人们收割得太慢,因为时不时就会刮风、下雨,如今它却觉得从容,现代化的器械和车辆,让牧草很快就被堆放好,不久便拉到人们家里去了。

冬天一到,杏花谷成了雪的海洋,多了一份肃静,披了层面纱似的神秘、寂静甚至庄严。我想,这是山体自我保护的模样,为着它怀里的草木和杏林,为着来年的生机与希望,为着许多人心驰神往的诗和远方。

随笔